

匠·心

古琴,俗称七弦琴,是我国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,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。在日前公布的成都市第七批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,蜀派古琴的其中一位青年传承人张婷婷位列其中。3月7日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与张婷婷面对面聊了聊蜀派古琴,以及这种高雅艺术走入寻常生活的可能性。

焚香

净面

更衣

弹琴

蜀派古琴传人张婷婷： 一声来耳里，万事离心中



《春和寻幽》张婷婷古琴专场音乐会。

古琴九大流派之一 蜀派古琴已传承到第七代

这一次被评为市级非遗传承人,张婷婷非常高兴,因为这意味着能迎来更多的机会为蜀派古琴做宣传和推广。虽然本科和硕士学习的都是古琴专业,但张婷婷说,此前在做蜀派古琴的教学和宣传工作中,还是觉得推广不易。“市级非遗传承人”的荣誉无疑能给她带来更多机会宣传蜀派古琴。

张婷婷从1999年开始学习古琴,启蒙老师是诸城派的代表人物高培芬。后来她考入四川音乐学院,跟随有名的蜀派古琴家曾成伟老师学习。

古琴在中国分为九大流派。张婷婷介绍,当传承人、传承曲目、代表派别的琴学著述三个因素都齐全时,才能构成一个流派。“我们蜀派古琴的传承著述是《天闻阁琴谱》。从祖师爷张孔山传承到我们这一代,已经是第七代。”

虽说分为九个派别,但经过交流和融合,现在派别之间的风格已经不再是天差地别。“在上学的时候,老师也会教授我们其他派别的曲目,感受不同流派的风骨特色。”即便如此,张婷婷还是认为应当保留蜀派古琴的特色。“当我们弹奏蜀派代表性琴曲的时候,比如《秋水》,还是要保留它的特色,才能达到那种艺术效果。”

隋唐时期的著名古琴家赵耶利对蜀琴有过描写:“蜀声躁急,若激浪奔雷,亦一时之俊快。”在张婷婷看来,这只是琴风的其中一个方面。她举例说,在蜀派古琴的代表性琴曲《秋水》中,就用琴声描绘出了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这样一幅优美、壮阔的景色,且《秋水》中还包含了道家文化的哲学和崇尚自然的内涵,“所以‘躁急’只是我们能查到的、最早对于蜀声的文字描写”。

张婷婷的工作室在成都市青羊宫内,这里与喧嚣的马路只有一墙之隔,却是两个氛围的世界。张婷婷的古琴教学课程也在这里展开。前来学习的人中,百分之二十是小朋友,剩下的都是成人,包括上班族和大学生。除此之外,近些年来,张婷婷还在四川大学这样的高校开展蜀派古琴的选修课,吸引了不少学生参加。

一种“修身”的方式 面对古琴心里升起恭敬心

随着《琅琊榜》《花千骨》《星汉灿烂》等古装电视剧的走红,古琴也频繁



《冬蕴瑞年》张婷婷古琴专场音乐会。



《竹下琴音》古琴竹林实景音乐会。



古琴与手碟



古琴与昆曲的碰撞

打打太极,有的时候是静坐几分钟。“其实,古人对弹琴有着更多的要求,焚香、净面、更衣。”张婷婷说,这是希望大家在面对古琴时,能像面对一位长者一样,心里升起一种恭敬心。“这是一种礼仪。”

创新不是“乱弹琴” 首要考虑音乐性、可听性

“古琴的标签有很多,它的地位也很重,所以会给人带来压迫感。”说起古琴,很多人觉得其高雅、小众,同样也觉得它难以理解。“有些人觉得听不懂,不知道在弹什么。其实这是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。古琴流传了几千年,我们一下就想听出个门道来,是不太可能的。”对此,张婷婷认为,与其抱着“非得听出什么”的“做题”心态,不如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句“一声来耳里,万事离心中”,张婷婷就非常赞同这样的欣赏方式,“听到让你愉悦的音乐,再去慢慢了解,其实是更好的方法。”

关于蜀派古琴的传播和创新,张婷婷更看重的是深度。张婷婷喜欢深挖、优化琴曲,她说这种“优化”不是“乱弹琴”。“现在有人拿着弓弦去拉古琴,模仿大提琴或者是低音贝斯的声,我是不认同这种方式的。古琴也有美妙的声音,不用试图挤进别人的音乐与境地中。”

但张婷婷也并不是完全拒绝与其他音乐和乐器的交流。在她的专场音乐会中,就曾与昆曲、箜篌、尺八,以及诞生于瑞士的手碟、澳大利亚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等艺术和乐器进行合作。

如何衡量“乱弹琴”与“创新”之间的尺度?张婷婷说首先还是要考虑音乐性、可听性。“观众听完之后要觉得是好听的、可欣赏的。”张婷婷在选择合作对象的时候,多会考虑乐器与乐器互通的地方:“比如手碟就有空灵的感觉,它和古琴的泛音等音色是可以相互融合的。创新并不是乱弹琴。”

“其实古琴是大众艺术还是小众艺术,这不是最重要的,”张婷婷说,“它能够从几千年前传承到现在,最关键的是理解到它的精神与气节。如果这一点做到了,无论它在哪里传承、到底有多少群体在传承,我觉得影响不大。但如果为了传承,把古琴变成了其他的东西,反而破坏了它的核心理念。”当古琴不再是古琴,这门艺术中的风骨和历史,自然也就不复存在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
是她所感受到的安定和自在。

也正因为这种想法,张婷婷会在上课的时候告诉学生,学习古琴要先收起自己的傲慢心。“古人曾说过,‘鼓琴时无问有人无人,常如长者在’。我们不要觉得弹古琴好像就比跳广场舞高雅,或者比打麻将深奥。”在她看来,无论是跳广场舞还是打麻将,只要能够达到专注当下的状态,获得快乐和自在的力量,同样不失为一种“修身”的方式。“我想传达和引导学生们的,是学习古琴的最终目的:通过古琴,获得内心真正的自在。这种自在是‘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’的。无论外界怎么烦扰,遇到什么压力,我们的内心都能有一个力量帮助我们调整好各项状态。”

因此,在张婷婷这里学习古琴,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:弹琴之前得先“归整”自己。这个“归整”有时候是去青羊宫那边

地出现在观众面前。“这种宣传古琴的初衷自然是好的,但是错误的手型、手法、曲目,确实对古琴的传播产生了误导。”张婷婷特别提到,1990年版的《封神榜》中“伯邑考抚琴”的镜头,其中的弹奏方式和配乐都是正确的,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“这种对艺术的严谨和认真,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作为一个文化的传播者,应该对自己有要求。”在张婷婷传承、宣扬古琴文化的过程中,她对自己同样有着这样的要求。

张婷婷好像不太在意大家是抱着什么样的初衷来学琴的。觉得古琴高雅也好,觉得琴音好听也罢,跟风而来的也无伤大雅。张婷婷说,无论大家是为什么而来,作为一个蜀派古琴的传播者,她更在乎的是,能不能将古琴艺术的核心精神传递给大家。这种核心精神在她看来,就